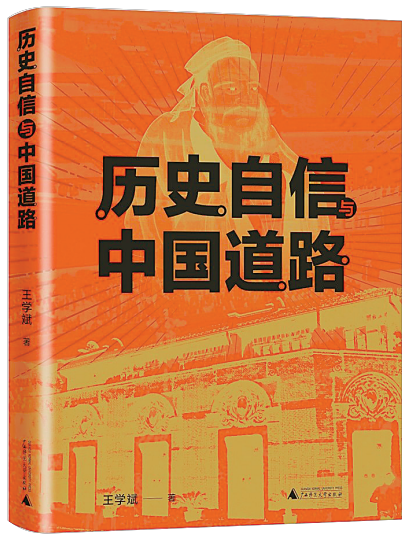


【书里书外】

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



王学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句话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的正史作品，总编撰是出身于萧齐皇室、身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的萧子显。

众所周知，曾巩乃名扬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史学造诣亦非寻常。他负责编校过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曾巩

之史学，生前就深受朝野赞赏。可见曾巩能提出史学之作用在于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并不偶然。

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或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可谓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执政者倘有“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即“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具体而言，所谓“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集考察各类尤其原始一手材料或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由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章学诚认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治史者以求

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写崇德向善之作。换言之，对待我们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如此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的伟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的历史自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稳稳奠基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其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

由此延伸，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自是“水落石出”。正是经历过五千多年的过程，承受了无数困厄，铸就了无数辉煌，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方破土而出，生机勃勃。这是一种深厚的自信，又是一种多维的自信。

为了更好地揭示与呈现该重大命题的深沉渊源与实现属性，本书着重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剖析。

首先，解释与阐释何谓“历史自信”，故其提出的现实依据、理论内涵、未来指向、考察视野、言说对象，都值得深入考察与思量。其次，自信之形成与涵育，万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可贵而敏锐的历史自觉，故从精神属性与思想内涵角度就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精神密码、抗疫精神、大历史观等

重大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探索，以期展现历史自觉之三昧。再次，无论古之掌权秉钧，还是当前治国理政，治理者缺少了历史思维，是不可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故综合古今中外之历史经验，提炼历史思维的特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养成良好的历史感、处理问题善于以史为鉴很有裨益。复次，中华文明是诞生于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鲜明历史传统习惯的民族，故我们走过的山川江海、沟沟坎坎，无不铺满了诸多历史智慧，并潜移默化融入我们的文化、制度、社会乃至日常生活里。如何将常用而不觉的智慧唤醒，并赋予其新的价值，且运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之中，是个甚具实践意义的课题。

最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们的历史传统在德性层面自古是有标杆可依，有标准可循，更有前贤可学的。故在第五章，笔者以“历史修养”为题，由《中庸》至理名言导入，择取孔子、孟子、范仲淹、王阳明和曾国藩五位公认的立德为政之模范，述其平生，彰其德行，从而借历史人物来说明历史自信的鲜活面向。

要之，历史自信是枢纽，历史自觉是属性，历史思维是灵魂，历史智慧是躯壳，历史修养是标识，五者大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主干与内容。

《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王学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谭谈

接到这本新书，我立马翻开了来，看到一幅精美的照片出现在自己面前，一丝丝暖意便涌上心头……

于是，我掏出手机，给这本书的策划者、出版人小张发了一条短信：没有见到书，心是悬着的，担心印制得是否上档次？如今，见到了书，我的心也落下来了。谢谢你啊！

书是从照片引起的，我最担心的是照片的印刷质量。

今年“五一”节，我与几位邻居，到老家涟源白马湖小住了几日。饭后到湖边散步。散步回来，我们就围桌打打牌，轻松、悠然、快乐。邻居中有两位女性，都喜欢摄影，也都有一台价值不菲的高档手机。这是她们的儿女们孝敬给老妈的。她们热衷于到湖边拍风景。每当她们拍到得意的风景照时，就要拿到我面前来炫耀一番。我对她们说，给我看，这也太局限了，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你们出本摄影作品集，我给你们在前面写几句话，就可以广为散发了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其中的朱女士，真的动了心，想选些自己拍的照片，印一本家庭影集，要我帮她找印刷厂联系一下，看要多少钱？我还真有开印刷厂的朋友。一个电话过去，对方就回复了。可是这时，她的当过职业学院院长的先生提出，能不能正规出版呢？这就给我出了难题了。

一个无名人士，且照片虽然自己觉得不错，但其艺术质量是很难得到方家承认的啊！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出版的朋友打去一个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说来扯去，主意便出来了。对方听说我们退休后，结伴旅游，照片多是在旅游途中拍的；加上他常看我近期在美篇上推出的小游记，于是就建议我们，选一些我的游记编一本书，照片作为配图放进书中，这样给出版社选题时，选题通过的可能性就要大些。

那几天，我们一边玩，一边想，这本书的构想就出来了。次日中午，我就写出了个简短的前言：

这是一本玩着写的书。
这是一本拍着玩的书。
这是一本四个老人走天下、看世界的书。
差不多时日，我从湘中那个山村，他从湘东那个山村，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两个山里娃，开始了他们平凡的人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从部队复员，他从大学毕业，在涟源煤矿金山竹山煤矿会合。来到这座煤矿时，我和他，都是大小伙子了。于是，我们在这座煤矿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各自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从此，两对夫妻，四个人，结伴同行，闯荡天下。我们先后从矿山走进都市。我和她到新闻单位、文化团体谋职，他和她到一家职业学院工作、主事……多年以后，我们一起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便一起在这座学院旁边建了一个养老之所，取名“晚晴居”。昔日的工友，从此便成了今日的邻居。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们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哪里舒服哪里过，怎么自由怎么来。于是，四个人结伴同行，走天下，看世界。在海南过冬，在大理度夏，在黔西百里杜鹃风景区逛过山，在大理洱海苍山边散步，最近又在天下凉都——盘州建窝……这些年来，我们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饱赏了华夏的秀丽风光。

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么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我追随时代的脚步，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用手指在手机上写短文，发微信，做美篇。心随时代走，心就不会老。而从未接触过摄影的他们三位，也拿起手机拍摄身边的美景，记录时代的脉搏。我们用情、用文、用图来颂扬祖国山河的壮丽，来抒发人民情感的豪迈。

于是，就有了这本图文集：《旅伴——四个老人走天下》。

我们是游山玩水的玩伴。
我们是人生旅途的旅伴。

时代伟大，山河壮丽，人民豪迈！

现在，我想借这本小书，借这篇短文，寄语天下的老年朋友们：趁自己还走得动的时候，赶快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放飞自己，走天下，看世界。想去的地方，快去；想看的地方，尽早；想做的事情，抓紧，不留遗憾在人间。

走过的地方，看过的美景，不忘随手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用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献上一曲颂歌！

《旅伴——四个老人走天下》，谭谈 著，漓江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袁姝素

马笑泉的小说创作一直有着审美多维手法多元的特点。其小说《书魔》，以六千多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现实与梦幻互相渗透、又互相成全的故事。既在现实之中，又玄幻于梦想。

现实与梦幻的互渗

小说从书法家的神秘失踪开始，因为“监控显示他从电梯间进入家门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妻子成了头号怀疑对象。但是警方在书法家的家里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痕迹与理由，那么，一个大活人怎会凭空消失？众所周知，悬念是小说要素至关重要的一环，《书魔》的开头就把读者的心与眼巧妙地悬空，让人体验到小说情绪的放达与节制，紧张与从容。

在事件的发展中，马笑泉并没有把警察破案的过程作为小说的重心。高明的小说家总是会用自己的手法去处理小说的情节，无论是繁复还是简单，适合就好。《书魔》便是如此，在每个重要的节点，都是那么蜻蜓点水般地划过辽阔的湖面，让荡开的涟漪生发出小说的肌理与温度，引人无限遐思。书法家失踪，小说并没有循着警察调查取证的路线去监控妻子，而是从妻子的日常入手，用迷离又现实的手法逐步接近真相，又远离真相。

诚然，一个好的小说，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或奇妙或凄美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时候一种恰巧的经过，一段朦胧的情愫，抑或一句有意无意的话语，等等，都可以通过小说肌理的构建，塑造出意境，实现作者的意图。就好比汪曾祺的《受戒》，从里到外，并没有重点突出故事的精彩与完美，而是重在营造一种意境，一段情绪，一股真气与雅气，以及那种纯净的朦胧意味，甚至某种缺憾的美。正是这种流淌的不可言喻的美妙氛围，给予了《受戒》诗性的张力。马笑泉的《书魔》也有那么一股流淌的情愫，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这股情愫集结在书法家的妻子身上，妻子在回忆与书法家的点滴生活中灵魂合一，生发出一股情感的流淌，这股带着温度的流淌，似乎给读者找到了谜题的答案——即书法家已痴狂成魔。不同的是，这个谜题背后，也就是真相的玄机，又透露出某种梦幻的不可捉摸。

小说的魅力在于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多元而立体，骨感又丰腴。马笑泉的《书魔》却给人一种另类的生活启示，作者笔墨从容，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进去与出来，让人有种恍若隔世之感。从妻子的追忆中，丈夫曾在米芾的《蜀素帖》前流泪，她懂得丈夫的痴心不改，就连斋号都叫“痴斋”。书法家在古人的书法世界中穿行、流泪、痴语，朋友戏称他为“书魔”，似乎也一语成谶。

书法家认为，王羲之是“书仙”，颜真卿是“书圣”，张旭是“书癫”，怀素是“书狂”，杨凝式是“书痴”，苏东坡是“书佛”，王铎是“书神”。当妻子失口而出：米芾是“书魔”时，书法家便面色大变，失态又激动，随后又变得失落而沉郁。也许，书法家的痴狂成魔，此处才是关窍。而妻子对丈夫思念成疾，那只纯黑的毛笔竟动了起来，小说写到此处似乎是个梦境，作者又用精细的笔法将这梦境变成了现实。也许，在这虚与实的奇特转化中藏着书法家痴狂成魔的根因。又或许，书法家失踪本身就是一次灵魂的远游，他在作者的笔下自由进出，似乎在寻找一条回家的道路，又好像是真正地远离了人间。

在现实的苦苦求索与向往的淡泊致远中得到与失去，书法家在那条有着某种玄机的“小径分叉的花园”路上徘徊，寻找，或迷失，或归来，像一幅岁月的字画，又仿佛是生活中的一个隐喻……

【书香闲情】

马浩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是被贬到惠州的，这一年，他57岁。惠州属岭南，在宋代时，是蛮荒之地。许多人被流放贬谪到这里，都充满了怨怼的情绪，而苏轼以他独有的旷达发现了惠州的妙处——荔枝好吃。

苏东坡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表现在吃的方面尤甚。

苏东坡在凤翔任签判时，在东湖避暑。夏天，人的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苏东坡便命人取来滨豆、绿豆等研磨成粉，熬成糊状，盛入石头器皿中。待其冷却后，切成条状，以盐醋辣等作料凉拌。吃起来果然胃口大开。凉粉就这么产生了。

被贬黄州，苏东坡没有薪水，在东坡耕种为生，自给自足。在街市上，他看到屠户的肉摊前，生意冷冷清清，便上前询问猪肉的价格，大出其意料，猪肉便宜得很，便赶紧买了几斤猪肉。回家后，洗净切块，放在锅里，加入适当的水，放作料，大火烧熟，小火煨透，肉香四溢，令人垂涎。

东坡把他烧制猪肉的心得作成一首幽默风趣的《猪肉颂》：“洗净铛，少著水，

饱得自家君莫管

柴米油盐烟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不经意间，他把对生活、人生的感悟自然融进了诗里，而“东坡肉”，也就这样诞生了。

大麦去皮，俗称大麦仁。大麦仁煮熟了，硬硬的，粒粒分明，不黏稠，吃到嘴里如同嚼蜡，不糯少香。为了让大麦仁饭好吃，苏东坡没少动脑筋，尝试着与各种食材搭配混煮。功夫不负有心人，苏东坡发现大麦仁与赤豆同煮，味道能让舌尖激动。这便是苏东坡发明的二红饭。

苏东坡在黄州时，闲来无事，不时到寺院找禅进法师下棋，以排解孤寂。一天晚上，苏东坡与法师下棋到深夜。饿了，法师让和尚给他弄点吃的。和尚到厨房里一看，还有半碗面条，都坨成一团了。和尚起火烧锅，加油少许，把那坨面倒进锅里，渐渐打起了瞌睡。待苏东坡去厨房拿吃的，掀开锅盖，见面团煎得焦黄，他用筷子夹起，放嘴里一嚼，香松酥脆，满口喷香。早晨，他到街市上想找这种饼，未果，索性教面点师傅做，从此世上又多了一种面点——东坡酥。而今，东坡酥亦是湖北一带有名的地方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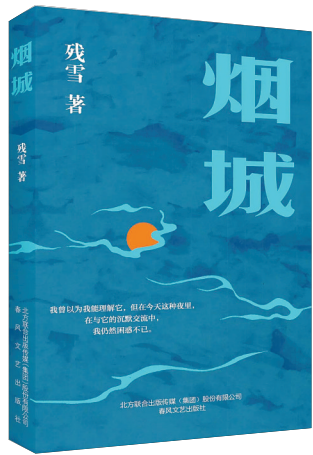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烟城》

残雪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烟城》是著名作家残雪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

小说集所收录的11篇作品，深入日常生活的枝节，任凭想象力恣肆在文字疆域，创造出超越现实本身的存在空间。残雪的写作具有鲜明的先锋性，她咀嚼日常生活作为其创作的滋养，在荒诞、变形、晦涩与梦魇的重重隐蔽下叙写着对世界和人性的透视。寓言式的为文风格，梦呓般的叙述语言内含磅礴的哲性力量，在具有钝感的文字间实现了强烈的、无拘束的自我意识的释放。



《哀眠》

张怡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怡微致力于描写当代青年的生活，是一位与当代青年同成长的作家。她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在青年群体中投射下的情绪，他们接过生活的重量，经历婚姻、离异，看见衰老、死亡，一步步识别虚妄、谎言，也辨析人的软弱、逞强。他们努力自我成长，直到长出自己的表情轮廓。

张怡微以毫不怯弱的姿态迎击生活中的虚与委蛇、欲望与幸福、相遇与告别，偶有嬉笑哀矜，时而反讽自嘲，在冷静的叙述中闪现了人生的真谛。

悦读



【写我书】

出本书来道晚晴